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暗世界

李达伟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暗世界

李达伟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世界 / 李达伟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3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8802-3

I. ①暗…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1584号

暗世界

作 者: 李达伟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赵俊颖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61 千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802-3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辽阔之地	1
暗 图	8
碎片集	21
世界，或者角落	35
暗 室	47
灵 歌	59
错 杂	71
暗 语	84
暗 流	93
暗 河	106
暗 面	113
灵之路	122
流 水	130
叙事录	138
微暗之火	153
更 迭	163
醒 目	173
深入大地，或走出大地	184



悖论体	195
黑森林	204
“慢思” 录	215
世界很静	223
远 方	231
无法忽略	241
安 魂	252
无尽藏	262
跋 几个关键词	268

辽阔之地

—

听着别人的讲述，我觉得：没错，那就是我想进入的辽阔之地。在讲述者口中，时间和空间被“过去”限定。一个被密林包裹的世界，博大、深邃、神秘与鬼魅。讲述者，把讲述的重心放在了鸟上面。讲述者色盲，他的世界里似乎只剩下了黑白，但他坚信鸟类有神奇的视力。在他的讲述中，各种各样的鸟用敏锐的眼光洞察细化我们眼中粗放的世界，鸟类看到了很多我们所不能看到的色彩。色彩丰富的世界，炫目，幻变，繁衍，庞杂。离我们只有几步远的栎树上，有只鸟在树上跳跃扑腾，羽翼柔滑，好些白色斑点夹杂在黑色羽翼中。讲述者口中，鸟的种类，以及叫声同样很多。他的视力，根本就不影响讲述。如果不是他自己说只分得清黑白的话，没人会相信他真的只能看清两种色彩，而且还是两种在某些时间里会让人绝望的色彩。黑与白。对照。我惊讶于他能把有别于黑与白的颜色讲述得那么丰富多彩。他继续讲述着，但我发现他讲述鸟类的时间很长，他一再重复鸟类的繁多，以及繁多的鸟类所需要的繁多的树木。在他的讲述中，繁多的树木是没有问题的，那时森林还没有遭受现在这样的破坏。在他的讲述中，辽阔之地，那是属于密林的辽阔。除了鸟类之外，曾经在那些密林里还生活着各种兽类。每到夜间，一些兽类就在密林深处尽情地嗥叫，而有些鸟类在树枝间沉睡，也有一些动物安然入睡，嗥叫的嗥叫，安睡的安睡。众多野物出现，众多的鸟类，众多的古木，众多的猎枪，众多

的巫师，众多的文化。在云南的高山峡谷之中，很多文化因密林繁衍而出。很多文化的根与魂是密林，是密林与人的生存状态之间的相生繁衍。一个又一个最原始的祭祀活动，就在那些密林里举行着。那些祭祀活动是重要的。他还给我讲述了一些祭祀仪式，他口中的祭祀仪式与我现在所看到的祭祀仪式有着很大的区别。他讲述的是出生地的过去，以及由出生地往外扩展几十公里，或者范围更大的世界的过去。过去真就成了过去。在他的讲述中，我开始变得不那么自信，毕竟在他讲述中那异常纷繁绚丽的自然世界，竟可以变得如此荒漠化。曾经在出生地，人们可以感受到生命那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而随着自然遭到破坏，那些生生不息的力量开始枯竭。是枯竭了，我们便有了强烈逃离的愿望，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逃离了故乡。只有一些人依然还在坚守着，像眼前的他，以一种活在过去的方式坚守。我跟着讲述者进入了过去的出生地。我们都不绝对，我们都知道了当下的某些好，但同时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过去的某些好，似乎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意识到了回望的重要性。

我是通过他的讲述进入了那个辽阔之地，我可以以一个旁听者的角色进入其中，我还想以某种具体的角色进入其中。我先是以一种蚂蚁的角色进入，我和后珍在大地深处认真地观察过好几种蚂蚁，我熟悉蚂蚁，觉得自己真就可以成为一只蚂蚁，可以沿着那些自己多次遵循的路径，由某种特别的气味制造的路径，进入讲述者口中的辽阔之地。这样的辽阔对于一只蚂蚁而言，真的是太辽阔了，那是真正可以吞没我的辽阔，但我乐于被那样的辽阔所吞没。成为蚂蚁的我，必须要爬到某个制高点，才能真正把这个大地的辽阔看清，但我似乎听到了自己作为一只蚂蚁在爬行过程中的气喘吁吁。当听到那没有任何节奏的喘息声时，我又有点不愿意成为一只蚂蚁，那我就以一只小熊猫的身份进入辽阔之地吧！毕竟有一只小熊猫曾让我印象深刻，我曾高黎贡山植物保护所里见到了一只小熊猫，一只差点被非法盗捕的小熊猫，毛色亮丽，脸颊上漂亮的白色斑纹，那是造物主最完美的造物之一，它那纯净的眼睛，便是那时我最想要的眼睛。那我就以一只小熊猫的身份进入讲述者所讲述的辽阔之地吧！一只小熊猫需要的就是那样的一个辽阔之地。

二

没错，这是属于我的辽阔之地。“辽阔之地”，会不会有点大而无当？重点是看你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其中，重点是看你用怎样的眼光来看。似乎这样的话一直在耳边萦绕着，激荡着，有着音乐的那种节奏，有着音乐所应有的作用。从某些意义而言，潞江坝就是辽阔之地，是属于我的辽阔之地。潞江坝所给我的辽阔感觉，从视觉开始，如水渍洒开，但主要还是精神上。这是我精神上的辽阔之地。

调离潞江坝后，我曾多次有意回到潞江坝。也许比“调离”更准确些的表达应该是“逃离”，我确实是逃离了潞江坝。在逃离过程中，曾有一些让我倍感痛苦惆怅遗憾之类的东西接连出现，我承认自己是爱潞江坝的，即便是到现在我依然对这个地域恋恋不忘。我依然留恋是后珍带着我一点点认识了潞江坝，但最终我还是在犹豫不决中离开了这个地域。在这个逃离的过程中，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并不是另外一个乡村而是城市，似乎逃离的理由真就是这样简单。像我一样渴望着从这个地域调走的人很多，我们会因为短时间内的一些原因无法调走感到失落。有一些人就那样一直失落着，我也曾失落过。但那样的失落在我身上并没有长时间存留。在潞江坝，我强烈感受到了内心的所求，以及某些私欲的可怕。如果我没有来到潞江坝，如果我没有来到高黎贡山，再准确具体一些，如果我没有来到潞江坝的那些村寨之中，我将会变得更加压抑晦暗。我是感觉到了属于我的压抑晦暗，以及属于一个群体的压抑晦暗。我几乎把潞江坝的所有村寨都走了一遍，东风桥，往上是老桥，是赧浒，然后是赛马坝，然后是小寨，然后是新寨，然后是芒棒……

我跟着后珍出现在了芒棒村，在那里喝了几次酒，经常吃着傣族饭菜，并见到了一个司娘的舞蹈；我出现在了芒彦村，去岳家喝酒，同时去看村寨里面的那些古木，有各种各样的古木，有棵古木之下是一块大石头，据说是神石；我出现在了张明山，在张明山我和远在出生地的母亲打电话，我号啕大哭，没有丝毫掩饰就当众人的面号啕大哭；我出现在了丛干新寨，想说服那些辍学的傣族学生，但最终辍学的学生一个也没有

回来；我来到新城，在某个天然温泉里，没有任何顾忌地边泡温泉边喝泡酒，到后来才知道泡温泉时是不能饮酒的……

三

多种民族的交杂，以及在潞江坝那个小范围中的地域之间的差别，以及密林，制造了潞江坝的语言世界。最终我们很多人被这个语言世界所融化。当我从潞江坝回到大理后，我依然讲着一口浓重的潞江坝方言。我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算真正进入了潞江坝。在面对这样一个辽阔之地时，我总以为时间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却不是这样。伴随着时间的不断更迭，我不断深入这个世界，并不断被里面接连涌现出来的惊奇所吞没。我乐于被那些接连涌现的东西所吞没，就像我初次见到那些榕树，认识到榕树是作为神树存在的，再认识到与榕树有关的诸多东西，像神话，像民间的叙事，像民间叙事的模式……从语言进入一个世界，我必然要弄懂这个世界的语言。在潞江坝，有好几种语言在努力表达着这个世界，一个世界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复述被呈现。我也尝试过用自己的母语表达着这个世界，但在表达一些东西时，我明显感觉到了母语的乏力，我不知道用母语该如何表达某棵古木。也许，只有在那个世界里繁衍出来的语言，才能真正抵达那个世界，那是真正的抵达，没有任何隔阂，没有任何表达上的障碍。

四

我多次有“离开城市，置身荒野”这样强烈的渴望。似乎在潞江坝，似乎在那些荒野之中，我只看到了自然的好。自然有时也会给人带来的那些诸如不安的东西，我却不曾感受到。在荒野审视自己，看看自己在荒丘之上的影子，看看自己的影子给一窝蚂蚁带来了暂时的阴凉，阴凉是重要的。阴凉是我丧失了多年的东西，我一直感觉到嘴巴干裂，我一直感觉内心里面同样也是干燥的。在一些时间里，我让自己置身于荒野，主要就是为了寻找阴凉。我一直目睹着属于出生地的阴凉的不断消失，我需要的不

是短时间的阴凉，而是长时间，持续很长时间的阴凉，覆盖面很广的阴凉。在潞江坝，我可以坐在某片榕树林里，就那样静静地坐着，让那些近乎恒久的时间所带来的阴凉把我彻底覆盖，我需要以这样的方式重新找寻那些曾经丧失的东西。在阴凉的世界里，我才会让自己真正冷静下来。在阴凉下面行走的蚂蚁和在烈日之下行走的蚂蚁的行走速度是不一样的。在阴凉的世界里，我和蚂蚁一样，重新找回了那种失控的节奏。在这片辽阔之地，我要更多地面对自我以及独自面对时空时的那种孤独独立的感觉，这些私我的东西在辽阔之地不断被放大，似乎在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并没有因身处辽阔之地而被稀释。

在潞江坝，所有人都不需要去远方，山峦、田野、密林、飞鸟栖息、野兽奔走、大河汤汤，都在近处。在潞江坝，随处可以见到象征意与现实意的交叠。但有些东西也在远方，是有那么一些人走向了远方。我也想成为那些远行的群体中的一员，我最终成为那些走向远方的人中的一员，我见到了一个又一个空城，一个又一个空巢，一个又一个空村。我想问问路边的那些蚂蚁，那些人去了哪里，蚂蚁们这样回答：他们都走向了远方，集体走向了远方，在那个远方，有一场很大的祭祀活动，在山脚，在古木包围着的庙宇里。我沿着蚂蚁指给我的方向走去，我知道那些人最终成为了山峦、密林、宗教的一部分。

五

在这个辽阔之地，同样还有着一些贫瘠之地，贫瘠的辽阔，似乎一贯贫瘠，土地的贫瘠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没有人会因为土地的贫瘠而主动离开。贫瘠之地，在高山之上。在江的对岸，那里早就建好了一些统一的建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些在高山之上的人并没有搬迁下来，那些新建的房屋就那样荒废着，并迅速荒废，毕竟没有任何的人气，只有荒野之气。在不久的将来，那些荒废的房屋将会真正成为荒野的一部分。似乎他们只是不想离开曾经熟悉的贫瘠之地，似乎真就可以这样轻易定义一个群体的生存现状。那些人為何要拒绝早就已经规划好了的迁徙？有一些东西在迁徙过程中无法被迁徙，像那

棵已经被人们祭祀了很多代的神树。

而那些已经完成搬迁的人，每年都会回到原来居住的世界，那个正日益变得荒凉，变得陌生的世界。在那些荒草萋萋的地域里，找寻着自己的祖先，自己的神，自己的根脉。我恰好是在某个冬日，来到了那些已经完成迁徙的村寨，触目的是对于内心造成直击的荒凉。很多物，特别是那些房屋，早已破败不堪，而荒草长得异常繁茂。冬日有着某些黄昏一样的意味，都带有某种暮色的荒凉以及混沌。有些迁徙，会给迁徙者带来孤独的感觉。孤独的群体，一个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而暂时显得很艰难的群体。但可能在这里我也过于专断了，搬迁未必就是不好的。

六

潞江坝，怒江，潞江，大桥，一些古老的铁索，以及花，以及江雾，以及农田，以及村庄，以及时间对于地域的解构，以及我在想多次无意识就堕入其中的因由。

我拍了关于潞江坝的一些黑白或者单色照片。对单色和黑白的迷恋有时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有时我想把自己内部的一些东西同样用这样的方式消隐：像精神的躁动与无序，像自我的丧失与沦陷……

一个辽阔之地，以及精神的力量，对于内部世界的和谐很重要。

七

在辽阔之地，一些文化正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消失，有些文化以文化的名义消失。

八

和岳、老赵经常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对话。那时我们的对话，就是跨界的，是无法类化的。我们经常带着强烈的感情、私情，来看待眼前的这片土地。我直言这片土地给予我的东西很多，诸如让我见到了一直梦寐以求

的繁茂的密林。我多次进入岳家，也曾多次进入老赵家，我单独去的时间多一些，有时和我一起去他们家的人有老廖、军哥、老胡、公鸡……我们就那样在酒桌旁一待就是一下午，甚至待到很晚，才拖着酒醉醺醺的身子离开岳家或者老赵家，然后堕入夜色的繁杂之中。在那个喝酒的过程中，我们触及到了内心深处的压抑晦暗，还有其他。岳的父亲曾经在江对岸的一个村寨教书，在岳的口中我真正理解了他那话有点少的父亲。他父亲要努力面对那个依然落后一直偏狭的村寨，只是一河之隔，但江这边要富庶很多。岳的父亲来回穿梭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对比的强烈感一直在他的内心里面冲撞。在岳的父亲眼里，我也曾看到了一些类似绝望之类的东西，那时岳的父亲还没有从那个村寨调走，我们很少谈论他教书的环境，毕竟那是一个很艰苦的环境，而岳又在江的这边教书，又是对比。前些时间里，岳的父亲调回他家旁边的一个村寨里，我曾经从那个村寨经过，整洁的水泥路面，各种式样的新式建筑，树木繁密，那段时间刚好是攀枝花行将凋谢的时候，但一树又一树攀枝花依然繁密绚烂。世界被各种事物充盈：繁密绚烂的攀枝花，以及别的房前屋后长得繁密的古木，还有那些错落的田地，以及沟谷里面流淌的河流，以及那些刚放学而在路边雀跃的小学生。岳的父亲和很多老师一样，是无法自己选择要教书的环境，而是那样的环境选择了他们。那样的环境必然要有那么一些老师，而在那样交通极为不便还很偏僻落后的环境里，只有像岳父亲一样的老教师才会在被安排到那些艰苦的地方后，还把内心的不满遮掩起来，或者也没有什么不满。

在潞江坝，曾多次听说有一些吸毒的人。似乎他们的存在是在凸显着人性的流浪，以及某些流浪的极其危险。我看见了很多人接连离开了那个辽阔之地。我看到了一些人在那个辽阔之地活得很好，同样也有那么一些人活得很艰难。在那个辽阔之地，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似乎有了一些属于我自己的关键词：巫术、大地、神灵、神性、有序以及无序、纯净、繁盛。二〇一四年三月，我把这些关键词搁置在某处，然后拖着一包行李离开了潞江坝。我就这样以我的方式，或者一个群体的方式离开了这个辽阔之地。那年调走的还有老胡，还有调动了三年多才调走的张。我在离开过程中，内心其实并不平静。



暗 图

—

A

潞江坝，一个乡镇，傣语称“勐赫”，位于中国云南西部，耕地面积三十五万亩。“耕地面积三十五万亩”这样的数据源自于资料，这些资料是静止的，被固定，其实耕地依然还在缩小。潞江坝，在一个河谷，江河之间，平坝，最低海拔六百米左右，这里古木林立、民风淳厚、多种民族聚居。

B

我在潞江坝待了三年多。当我第一次进入这个世界，我充满了好奇，毕竟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我不曾熟知的世界。好奇往往能解决一些陌生，而且能更好地解决陌生，好奇也在一定程度上能产生某些方面的无限可能。现在，我总觉得自己与那个世界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陌生感。语言，确实是可以更好地接近一个世界。我正努力用断断续续的当地方言接近那个世界。古木林立、民风淳厚，这些早已失去鲜活力量的语言，在我不断进入那个世界的过程中，又开始变得鲜活起来。

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常来到怒江边。很多次我去的理由很简单，只是去江边看看。我还跟着一些人在江边的某块田地里，种上了豆子，种上了咖啡，以及其他种种，我便成了劳作人群中的一员，在劳作的过程中，无意一望，就是怒江。我真的想彻底融入眼前的世界，而那时我所认为最好的融入应该就是成为那些劳作群体中的一员。我跟着那些劳作的人来到那些庄稼地，我跟着那些劳作的人回到了那些村寨。咖啡是近几年才出现在那个地域的植物，近几年潞江坝有很多外来植物。我就是一株外来的植物。我们很多人必然要面对如何才能像一株咖啡那样成为那个世界的一部分的问题。我们那些外来者必须要解决很多东西。我要成为其中一员的那个群体延续着古老的直觉，那种传承下来的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直觉。我们很多人需要的可能就是这样的直觉。有那么一些时间里，朝汤汤江流一望，我便彻底被一些源自江水的东西摄魂了。有意来到江边，同样是属于“摄魂”的一部分。“摄魂”这样的表达应该是最为准确的。一条大江里面是有着一些让人无法道清的东西吸引着。看看怒江是有必要的，我们可以通过来到怒江边解决属于内心的很多东西。

去江边，我必须要经过一条街道，必须要穿过那些我参与耕种的田地。在去江边的路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寻尸启事，各种各样被江水吞噬的生命。其中一张寻尸启事上写着的是一辆面包车翻入怒江，车子与车上的人都失去了踪影；还有一张启事上面写着的是某个人因为车门没有关紧，而意外从车子里甩出来，直接就甩到江里了，至今不见尸体；还有一个又一个的启事，呈现着生命被怒江水吞噬的各种形式，很多人的死因往往无法辨清，根本不知道是意外还是蓄意谋杀，抑或是自杀。在那些启事上，我没有见到自杀这样的字眼。“自杀”是有点太过坚硬和残酷了。那些尸体中，有那么几具应该是属于自杀的。死亡与那个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被 I 忽视。也许一些宗教信仰文化的东西，会让死亡呈现出另外一些方式？看着那些启事，我就发悚，但每一次见到启事，我都会停下来认真研究着那些死者。一个死者，一群死者。

那些寻尸启事经常会让我们浮想联翩，那些失踪的人的事迹甚至会被

我们传播并不断篡改。有一个寻人启事，就贴在江边寨的某个电线杆上，我们有一个朋友指着那张寻人启事跟我们提起了那个人。据说前些时日，这个人背着十多万的钱去某地赌博，没输钱，那他包里到底有多少现金？这是一个谜。这件事以及这个死者，让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想象。他从江的上游回来，经过某座大桥时，连人带车翻入怒江，很多人去打捞他，很多人都在期待那被水浸泡过的几十万。从那张寻人启事上，我看不到任何关于钱的信息，或者只有关于找到那具尸体之后会有多少酬金这样的字眼。但在一些人口中，钱是绝对有，而且钱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虚构的钱财。我们经常会因那些寻尸启事，而让平时有点枯燥和乏味的生活变得有了波澜，以及某种意味深长的味道。

那次穿过大街，我又见到了那个流浪汉，以前他每天都在街道上转悠，找吃的东西。在去江边的路上，幸好不曾遇见他，如果哪怕只见到一次，我都会放弃去江边。在关于一个流浪汉的猜测里，往往含有许多的危险。这个流浪汉会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女孩，她总是一个人在出生地到处游荡，她经常会出现在以出生地命名的那条河边。因为她脑子有点问题，我们很多小孩都不敢和她玩。我们怕她会伤害我们，直到她病好了，她从未伤害过任何一个人。相反她总是被人伤害，她经常遭受各种形式的来自村里人的暴力。某一天，村里人突然发现她的肚子隆起来了，人们都在咒骂那个把她肚子搞大的人，后来她挺着个大肚子就嫁人了，后来她恢复正常了，基本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恍惚地就来到河边，同时恍惚地在河边待很长时间。街道上的那个流浪汉竟然没有和这条江发生关系，这让我很吃惊，我开始设想如果那个流浪汉与这条江之间发生了一定联系，他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邈邈？我一本正经地认为，那个流浪汉，甚至是所有人，会在一条江里看到自己，甚至看清一些别的东西。我就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在江边以近乎打坐形式坐着的我，感受到了外部世界所带来的困扰，而这些困扰我又往往无法抗拒，诸如战乱、饥谨、灾难以及信仰的缺失，同时我还感受到了内部经常出现的迷失，诸如浑噩、急躁、忧郁以及同样信仰的缺失。

那个流浪汉，突然之间就从那个世界消失了。我曾多方打听他的下落，都以无果告终。我偶尔会把流浪汉的失踪与那条江联系起来，也许流

流浪汉的失踪真与那条江有着一些关系，会不会是自杀？这样的疑问也经常出现，一个流浪汉的自杀，将不会有任何的寻尸启事。我曾多次假想过，那个流浪汉无意间见到了那些寻尸启事之后，他一定羡慕过那些被寻找的人，至少有人在寻找着他们，他也希望能得到一张寻尸启事，就一张寻尸启事就足够了，至少那足以说明还是有那么一些亲戚朋友在挂牵着自己。这只是我的假想。最终没有任何一张寻尸启事是提到他的，不然我真想看看人们在一个寻尸启事里面是怎么形容他的，毕竟那些寻尸启事的表达应该是某种程度的简化与准确，很简单明了准确地就把死人的某些特点勾勒出来。那个流浪汉最大的特点，应该是一目了然的流浪汉特征，当然还应该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便是他的胃，那可能是一个硕大无朋的胃，抑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胃？

二

A

小镇的镇政府在小平田，小镇的格局基本是类化的，类化从很多城镇开始，早已渗透到很多村寨。这个小镇的一些建筑，即便内里是类化的，但在外观上还是有意地保留了一些民族的特色。很多村寨正经历着一些变革，从建筑形式的变革开始，到语言，到文化等等，有些是以悄然发生的形式变革着，而有些被冠冕堂皇地变革着，像对于那些民族语言的彻底变革，让那些本来有文字的语言失去文字的形式，只剩下口头语，然后口头语也在不断经受冲击。而那些属于不同民族的庙宇经受的改革程度，还不是很明显。在潞江坝有一些古旧的村落，当然也只是局部的古旧。在一些村寨中，一些古旧却有特点的建筑释放出来的能量，那是属于给精神上带来震荡式的东西，依然让人倍感惊讶。

B

我经常来到小镇上。来小镇上，我是为了抗拒很多东西。一些东西，必然要抗拒。只是有时，我抗拒的方式可以说是有点无奈而颓丧。与我一

样的人还有一些。我们一般都是晚上来镇上。白日异常闷热。我们经常是用在小镇上的某些烧烤摊上吃东西喝酒的方式，来宣泄一些东西。这样的方式里面，同样也夹杂着无奈和某些复杂的东西。其中一次，是白天，我来到镇上寄一个快递，那是关于工作调动之类的信。在寄信的过程中，我遇见了一对夫妇，他们一度觉得我的一辈子将耗在小镇的那个村子里。我一见到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跟他们说我要调离那个村寨了。那时的我，知道自己要调离了而多少有些得意。直到调离潞江坝之后，才发现那些得意多少有些矫情。在小镇上，我们就着酒谈论理想，是理想，我们中的一些人都觉得来到那些村寨中并不是最终的理想，岳以及别的一些人却觉得在那些村寨教书育人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我们很多人，在那个小镇上，谈论最多的应该是以什么样的的一种方式离开小镇。我们很多人都觉得离开的必然，那时我们总觉得至少我们理想的终点应该是城市。而真正来到一些小城市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一些人才猛然醒悟，我们可能更适应那种在乡村在小镇上的生活。那样的生活里面，有着很多属于自由以及轻松的东西。我们曾喝着酒，慢慢让自己放松下来，最后只剩下酒，然后在那条被植物包围的公路上摇摇晃晃地开着摩托，那时我们甚至已经忘了那样开摩托车是很危险的，那时我们只是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除了自由，似乎别的已经不再重要了。

C

无论是小镇上，还是村寨的街子上，都有一些小饭馆，但似乎那些小饭馆的作用最终都成了喝酒，或者说重点是喝酒。我们很多人心里面，早已把那些小饭馆定义为小酒馆。在那些小酒馆里聚集着一群酒鬼，或者说是嗜酒如命的人，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一副嗜酒如命的样子。他们经常会在农忙时节，早早就来到酒馆里，直到夜色降临，有时甚至更晚才回家。农忙时节他们应该是去劳作才是，但他们早已不管家里面的农活，农活都让家里面的其他人去做。

提到这里，我必须要再次提提其中一个酒鬼，他的媳妇我是亲眼见过的，而且见过的次数还不止一回，他的媳妇年纪三十不到，但见到她时，我觉得在她的身上年龄早已模糊不清，她看着很老，真的很衰老。她的怀